

一部极具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

对手

圆通是做人智慧的最高境界

对手是敌手，对手是搭档
既斗争，也妥协，留余地，讲圆通
同心同德才是做人智慧的结晶

姜远方 ◎ 著

对手

圆通是做人智慧的最高境界

姜远方 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手 / 姜远方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6.3

ISBN 978-7-5568-1590-6

I . ①对… II . ①姜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9336 号

对手

姜远方 著

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3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1590-6

定 价 4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6—131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一章 这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地方 / 1

傅华是海川市市长曲炜的秘书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决定辞职去北京工作。曲炜努力挽留，安排他去北京工作。他意气风发，准备大干一番，可他的搭档林东却处处掣肘，令他难以施展。更令他不知所措的是，虽然离开了海川，但海川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牵制着自己。他处在一个既尴尬又敏感的位置，处理稍有失当，都将会影响到海川市市委书记孙永与市长曲炜这一对老搭档的关系，他必须谨慎从事。

第二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，做事就要破釜沉舟 / 27

台湾融宏集团准备加大在大陆的投资，正在各地考察。傅华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。为了把融宏集团请到海川去投资，他一连几天守在总裁陈彻的车队后，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，他的举动终于打动了陈彻，陈彻决定亲自前往海川考察。

第三章 不是冤家不会聚头，京城的水很深很深 / 63

为了感谢大学初恋情人郭静的帮助，傅华特意设宴答谢。席间无意间提到了为了便于接待海川来人，他想购买一块地皮自建大楼，也可以开展酒店业务。郭静的丈夫杨军原本对傅华充满敌意，听到此话后态度陡然转变，热情异常，自告奋勇，愿意帮忙。傅华只道杨军不过一介商人而已，为利而来也不足怪，殊不知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傅华竟然踩了一泡狗屎。

第四章 拉投资风生水起，遇骗子目瞪口呆 / 86

傅华引进融宏集团，事情做得风生水起，弄得林东眼热，也想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，心急火燎中拉了个京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进去海川投资。傅华看在眼里，稍一调查便弄清楚这个赵进压根就是个骗子，他所谓的京华投资就是个皮包公司，甚至好几年都没有正常纳税。林东得知这些后简直目瞪口呆。

第五章 墙外开花墙内香，不承想歪打正着 / 126

融宏集团投资成功，顺理成章成了市长曲炜的功劳。无形中市委书记孙永便好像矮了一头。他要求傅华陪同拜访海川籍老革命郑老。在郑老家里，傅华拿出郑老革命时期所写的一封书信，令郑老感慨万千，顿时勾起郑老浓浓的思乡之情。孙永适时邀请郑老回海川故乡一游，郑老欣然同意。郑老的到访惊动了省领导，也算是肯定了孙永，无意间否定了省领导属意曲炜接任市委书记的想法。

第六章 挖坑设套哄你去跳，朋友害你没得商量 / 164

在杨军的热情牵线下，傅华与井田公司正式签订了土地买卖协议。双方约定先以井田公司土地使用证做抵押，等钱到账后再办理过户手续。傅华压根儿想不到杨军会诈他，待他前去办理过户手续时，井田公司已是人去楼空。傅华叫苦不迭，赶紧查验，这才发现手中的土地使用证是伪造的，而那块土地几天前就已被邵彬抵押给了银行。

第七章 处变不惊从容应对，危机也能变成机遇 / 203

杨军的表妹赵婷是通汇集团总裁的独生女，她将杨军算计傅华的事都看在眼里，愤愤不平，愿意向傅华施以援手，借他一千六百万渡过难关。傅华感谢她的好意，处变不惊，最终设法找到邵彬，挽回了巨额损失。傅华的骨气和果敢，令赵婷的父亲赵凯对他刮目相看，当即表示愿意拿下那块土地，与傅华一同投资兴建大厦。

第八章 左右开弓才能左右逢源，是真金子终要闪光 / 241

海通客车是海川市的重点企业，可是一直没有成熟的技术，令市长曲炜揪心不已，傅华当然清楚。这次他专门向海川引荐了百合公司的老总高丰。高丰是白色家电专家，他的百合公司是目前白色家电行业的旗舰，目前也需要扩大投资。双方一

拍即合，算是解了曲炜的燃眉之急。傅华真是个干才，孙永和曲炜都对他深表欣赏。

第九章 做人做事如履薄冰，打铁还得自身要硬 / 286

海川籍女商人吴雯欲回家乡投资，傅华将曲炜的新秘书余波介绍给她。不料余波做事没有原则，竟然见钱眼开，吴雯又不达目的不肯罢休。于是，阴差阳错，在利益的诱惑之下，卷入的人和事越来越多，曲炜见不得光的地下感情终于被曝光，陷入麻烦之中。而此时，在北京忙于修建大楼的傅华对海川所发生的一切竟然一无所知。

第十章 海川政局闹大地震，一对搭档终于分手 / 337

海川市政局突然地震，曲炜被调离海川。傅华作为曲炜的原秘书，也受到了排挤，愤然之下他再次提出辞职，不料却受到了孙永的坚决挽留。孙永认为傅华掌握着郑老这个重要人脉，如果傅华辞职，必然会惊动郑老，对自己不利。此外，傅华在招商引资方面是个人才，人才难得，要是能够为自己所用，那是再好不过。

第一章 这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地方

傅华是海川市市长曲炜的秘书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决定辞职去北京工作。曲炜努力挽留，安排他去北京工作。他意气风发，准备大干一番，可他的搭档林东却处处掣肘，令他难以施展。更令他不知所措的是，虽然离开了海川，但海川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牵制着自己。他处在一个既尴尬又敏感的位置，处理稍有失当，都将会影响到海川市市委书记孙永与市长曲炜这一对老搭档的关系，他必须谨慎从事。

“年轻人，不要急着走，我们可以谈谈啊。”身后不远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傅华没有搭理这个陌生的声音，他没有回身，而是继续往前走。

身后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说你哪，年轻人。”

傅华这才回过头去，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，留着几绺长须，瘦瘦的，正冲着自己笑，便问：“您是在叫我？”

老人锐利的目光在镜片后扫了傅华一下，点点头：“就是叫你。”

傅华自嘲地笑笑：“不好意思，已经好久没人称我为年轻人了，乍听还真不习惯。我们见过吗，老师傅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：“我们不认识，不过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。”

傅华这时注意到了老人面前桌子上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铁口直断”四个方方正正的颜体大字，便知道这老人是做什么的了。他向来

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事物不太相信，笑了笑说：“师傅，我不信这个的。”

老人笑了：“年轻人，我不是想骗你的钱，只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，没别的意思。反正你时下也没什么事情要去做，何不陪我聊聊呢？”

傅华忽然有了兴趣，想想也是，现在回去，回到那个空空的家，还不如跟这个老人聊聊。他向来很尊重老者，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，笑笑：“老师傅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指教？”

老人指了指傅华胳膊上戴的孝箍：“不知是哪位尊亲仙逝？”

“家母。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：“令堂虽未享高寿，此时离世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看来她是病故的，而且是久病不愈，我说得对吗？”

傅华惊讶地看了老人一眼：“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这个卜卦老者的一句话说中了母亲的状况，让傅华心中不由得暗自惊诧。往事历历，如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眼前。

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会吃到什么口味的。

这句经典的台词源自《阿甘正传》。傅华第一次看到时刚到北京念大学。那时他才十九岁，青春年少，野心勃勃，整个世界在他眼里是绚丽多彩的，他还不能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如今斗转星移，十二个寒暑过去，回过头来再想想这句话，心中便多了几分酸涩。

还是在傅华大四的下半学期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击倒了他的母亲，往日健壮的她变得日渐羸弱，撑到傅华毕业的时候，她只能卧床，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。

傅华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，是母亲支撑起了这个家，辛苦赚钱把他养大，供他读书。现在母亲这个样子了，傅华明白是应该反哺的时候了。于是，他彻底打消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念头，收拾起行李回到了家乡海川市。

海川是个地级城市，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京华大学的学生分配到这里工作。当时，曲炜刚到海川市任副市长，听说秘书处刚分来一个小秘书是京华大学毕业的，就特别点名将他要了去。

傅华是京华大学的高材生，学生会干部，党员，各方面的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，曲炜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，因此十分赏识傅华。

一晃八年过去了，曲炜从海川市副市长做到了市长，傅华一直是他的秘书。期间曲炜也曾觉得把傅华留在身边做秘书有些屈才，动过把他放出去的念头，可是跟傅华交流意见的时候，却被他拒绝了。

傅华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重心不在工作，而是治疗母亲的疾病、陪在母亲身旁。而留在一个赏识他的领导身边，是可以获得很多庇佑的，这比去做一个小官对他有利得多。

这八年间，傅华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母亲治病，可是仍然没有能够遏制住疾病的恶化，母亲终于还是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。

弥留之际，母亲拉着傅华的手说：“华儿，好孩子，妈要走了，这些年来是妈拖累了你呀。”

傅华看着母亲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：“妈，别这么说，能做您的儿子是我这辈子的幸福。”

母亲恋恋不舍地抚摸着傅华的脸颊：“孩子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找一个可心的人。哎，你也早该成家了。”

傅华苦笑了一下。虽然他长得一表人才，又是远近闻名的孝子，很多人提起他来都啧啧称赞，可是真要一个女人结婚后马上去伺候一个常年卧床的病人，很多女孩子立即就会退却。尤其是那些条件较好、相貌出众的，就自然而然地打了退堂鼓。傅华又自视甚高，不肯屈就一些条件相对差的，所以过了而立之年，却仍孑然一身。

海川市不同于一些大城市，适婚的年龄在二十五六岁，过了三十岁，即使是男人也算大龄青年了。

“妈妈，您不要担心这个，好好养您的身子，我会给您找一个好媳妇的。”傅华的声音已经带出了哭音。

母亲摇了摇头：“孩子，我怕是看不到了。我走也是一种解脱，记住，我走了以后你不要哭，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哭，要笑，像我一样笑。”

母亲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感觉到头发有点乱了，就笑着对傅华

说：“华儿，帮我再梳一次头吧。”

傅华含泪点了点头，拿起梳子给母亲梳起了头，母亲原本有些花白的头发在他的梳理下变成了像雪一样的纯白，久病发青的脸此刻变成了像玉一样的莹白，抬头纹舒展开了，她微笑着，慢慢地，笑容在母亲慈祥的脸上凝固起来。

傅华呆坐着，看着母亲的的笑容慢慢黯淡下去，他终于明白这世上那个最疼他、最爱他的人已经永远地去了，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。

母亲下葬以后，傅华怅然若失。以前照顾母亲是他生活的重心，现在这重心没了，他的心里一下子空了一大片。

房屋中似乎还回响着母亲爽朗的笑声，母亲的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，可这以前伸手可及的景象却是那么虚幻，虚幻得就像肥皂泡一样一碰就会破灭。

空间中少了最熟悉的人，一切仿佛都变得陌生和压抑起来。

当初，傅华之所以选择从政，是因为这职业有着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可以支撑他和母亲两个人的生活。现在这唯一的理由不在了，傅华觉得是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问题了。

傅华信步走出了家，家里的压抑氛围不适合他冷静的思考，他需要换个地方。不知不觉，他走到了大庙一带，这里是海川市的旧货市场，时常有人在这里卖一些古旧书刊。傅华很喜欢在这里淘一些古书，这是他在工作和服侍母亲之余，唯一一个可以透口气的地方。

由于不是周末，大庙里摆摊的很少，也没多少顾客，显得有些冷清。傅华习惯性地几个有限的摊子面前逛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着书摊上的旧书。书摊上的书籍真假混杂，傅华看没什么能引起他注意的，心中郁郁，便想离开。

一甩眼，却看见在最后一个书摊上放着一叠巴掌大的线装书，便走了过去，伸手拿过来一本，只见封面上用小篆体写着《纲鉴易知录》，卷三、卷四的字样，字迹古奥有劲，心里就有七八分喜欢。

翻开封面、扉页，就看到尺木堂《纲鉴易知录》卷三的字样，蝇

头小字，字画清晰，一看就知道是石印本。他心里一喜，这是自己久闻其名的一套书，是清山阴吴承权编撰的通史，初刻于康熙年间，流传很广，很有名气的。

傅华拿起了全部的线装本，细细翻阅，发现这是光绪十二年的刻本，但是不全，缺失了第一本。虽然有所缺憾，傅华还是觉得这套书难得一见，决定买下来，便问摊主多少钱。

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、略显猥琐的男子，见傅华问价，伸出了两个手指头：“二百”。

傅华笑了笑：“不值吧，这书品相很差，又缺失了第一本，两百有点贵了，你说个实在价。”

老板看了傅华一眼：“你说多少？”

“五十我拿走。”傅华还价说。

老板说：“你杀得也太狠啦，这样吧，一百，不能再低了。”

这个价格跟傅华的心理价位基本差不多，他掏出一百块钱递给了老板，拿起《纲鉴易知录》转身就要离开。

就在这个时候眼前的这位老人出现了。

傅华笑了笑说：“老人家，您真的是铁口直断啊。”

老人笑笑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啦，这都是可以推断出来的，你年纪不大，此时母亲逝去，自然未得高寿，从面色上看，你虽悲伤，却也不无轻松之意，想来令堂的离去对你和她本人并不完全是坏事，所以我猜她是久病不愈。”

傅华点了点头：“老人家推算的很准。”

老人接着问道：“你眼下是不是有远行之意？”

傅华再次感到震惊了。不错，他是想要离开海川市。傅华自幼丧父，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，童年的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备尝艰辛；学成之后，母亲却又病倒了，他不得不留在海川，服侍母亲，因此他对海川更多的是苦难记忆。现在母亲病逝，他对海川的最后一点留恋也没有了，正打算辞去秘书一职，离开海川呢。

傅华奇怪着老人是怎么看出自己的想法的，一边点了点头，确认了老人的猜测。

“你眼神空茫，对身边的事物毫不留意，说明海川已不在你心里，我因此说你有远行之意。”老人说，“能讲一下你准备去哪里吗？”

“北京。”傅华说。北京是他求学之地，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度过的，因此离开海川，北京是他的首选。

“我们海川市地处东方，五行属木；北京在我们的北方，五行属水，倒是相生之地，此去倒是很有利于你的发展。”老人捻着自己的长须，摇头晃脑地说。

傅华遍览群书，对于五行生克倒是知道一点，水生木，是五行中的相生关系，这一点倒不假。

虽然老人一上来就说中了母亲久病不治和自己将要远行，傅华还是觉得老人的话并没有什么新意，便站了起来说：“老师傅，需要我付多少钱？”

老人笑了：“跟你讲不要钱的，你少安毋躁好不好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”

傅华只好再度坐下，笑笑：“老师傅，有什么话尽管讲吧。”

老人看了傅华一眼：“年轻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想彻底了断在海川的一切，是吧？”

傅华苦笑了一下：“老师傅，就算我不想了断，海川也没有可令我牵挂的东西了。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：“年轻人，不要一时意气，虽然海川能够给你的美好记忆不多，可是这毕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，你的血液中流动着海川的气息，你就算走到天边，别人还是可能一眼就看出你是海川人，这又岂是说断就能断的。”

傅华苦笑了一下：“老师傅，你这么说岂不是自相矛盾？你刚刚说过北京很适合我发展，现在又说不能断了跟海川的联系，真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做。”

老人笑了：“这并不矛盾啊，你可以去北京发展，但是必须是立足

于海川的基础之上。”

傅华笑了，心说这老头儿为了糊弄我几个钱还真卖力，竟然连这样的话都会说出来，玩心上来，就问道：“老师傅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下一步可能的发展方向？”

“亦官亦商。”老人的语气很坚定。

傅华越发觉得老人说得不靠谱了，这已经不是封建时代，还可以有什么红顶商人，虽然也还有类似官商的国企，但国企更靠近于商人，其官的属性淡化了很多。再说自己眼下根本就没有进入国企的打算，亦官亦商又何从谈起？

傅华心中觉得老人有点瞎说，越发没有了谈下去的兴趣，就说：“老师傅，你也费了半天口舌了，要多少钱可以说说啦，不然的话我真要走了。”

老人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说了不要钱的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你如果想走，马上就可以离开。”

傅华笑着站了起来：“我真要走了！”

老人摊开了手：“随便。不过，年轻人，你的天资极高，希望你日后能好好琢磨一下我今天跟你说的话。”

第二天，傅华结束丧假回市政府上班。

虽然昨天那位老者最终也没向他索要一分钱，但他还是觉得那套说辞是故弄玄虚而已。因此，不但没有打消要离开海川市的念头，反而这种心情更加强了。他一上班就找到了曲炜市长，想要提出辞职。

曲炜见到了傅华，笑了笑：“回来上班了。嗯，精神还不错。”

傅华苦笑说：“我该为母亲做的在她生前都做了，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去了，我再伤心也没什么用处了。”

曲炜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生前尽孝强过死后空悲伤百倍，你这话说得很有阮籍之风啊。好啦，既然回来上班了，那就好好工作吧。”

傅华看了看曲炜：“曲市长，这么多年您一直很照顾我，我在这里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。”

“等等，傅华，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味道有些不对啊？”曲炜诧异地看着傅华，敏感地意识到傅华话中有话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我说啊？”

傅华点了点头：“曲市长，您也知道我是为什么回海川市的，现在我母亲已经去世了，我觉得也是离开海川市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傅华，我们相处也有八年了，就一点情谊没有？你怎么说走就要走呢？”曲炜有些急了。这些年他是得了傅华很大助力的，傅华不仅是他的文胆，也是他的智囊。在很多关键时刻，傅华的建议中肯到位，让曲炜受益匪浅。他当然不舍得这个有力的助手离开。

傅华苦笑了一下：“曲市长，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很赏识、很照顾我，我这个秘书说实在的也做得很不到位。”

确实，曲炜考虑到傅华家里有一个病卧在床的老母亲，有时候就会自己担当起一些本来是秘书承担的工作，好让傅华多一点时间照顾母亲。这也是傅华自感幸运的一点，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领导，因此心里对曲炜是十分感激的。

曲炜有些不满：“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离开？”

傅华说：“可是做秘书不是我的志向。”

曲炜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你为什么选择进政府做秘书，无所谓啊，我早就想把你放到下面锻炼一下啦。现在你母亲去世了，你也没了牵绊，正好放手干一番事业。我可是看好你的。”

傅华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抱歉，曲市长，我对这些不感兴趣。海川给了我太多苦涩，在这里我总觉得很压抑。”

曲炜挠了挠头，他也知道傅华在海川市过得并不愉快，尤其是婚姻方面。傅华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如果没有卧病在床的老母，不知道会有多少女孩争着要嫁给他。但不幸的是，傅华的老母亲是现实存在的，而他又事母至孝，一直坚持要把母亲留在身边奉养，这就让很多女孩对傅华敬而远之了。曲炜也曾亲自出面为这个得力的助手做媒，但最后都因为这一点而没有成功，一晃傅华都成了大龄青年了。

不过，曲炜觉得现在傅华的母亲已经去世，对傅华婚姻最大的障碍

已经去掉，就笑着说：“傅华啊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在择偶方面受了一点挫折，不过你母亲已经去世，你再找对象应该不成问题。说吧，有没有看好的，有的话告诉我一声，我亲自出面给你做媒。”

傅华淡然一笑，原本他肯接受相亲这一类的安排，是想找一个说得过去、同时又能伺候母亲的女人，重要的是他是为了母亲着想才接受相亲的，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，他没有了相亲的理由。

傅华说：“这方面大概需要缘分吧，我现在一个人习惯了，也不着急。”

曲炜看了看傅华：“看来你去意已决了？”

傅华说：“对不起，曲市长，您是一位很好的师长，按说我应该留在海川，可是这里实在让我感到太压抑，我不得不离开。”

曲炜问：“你有去向了吗？”

傅华说：“我想去北京。”

“去北京做什么？”

“我目前还没有想好，我想先去北京，找找我京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，然后再定夺。原本教我的张凡老师很欣赏我，当时就想要留我读他的研究生的。”

“胡闹，你什么谱都没有，贸然去北京干什么？你要知道北京那是繁华之地，一举一动都是要花钱的，你一旦扑空，在北京要如何生存？傅华啊，你想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吧？”

傅华苦笑了一下，虽然曲炜说话的口吻饱含指责，但他知道曲炜这是关心他才这么说的，确实他急于逃离这里，行事有些草率了。

傅华说：“这我没想那么多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相信以我的能力在北京不会吃不上饭的。”

傅华之所以心中有数，是因为知道他京华大学的几个同学在北京发展得还不错，去投奔他们吃口饭应该不成问题。

曲炜还是不舍得放走傅华，他劝说道：“傅华啊，你在海川也经营了八年，你舍得就这么抛弃吗？而且有我支持你，你尽可以在海川放开手脚大干一番，这里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。”

傅华说：“曲市长，我知道在您的支持下，我在官场上的发展肯定顺风顺水。但您应该了解我这个人，我喜欢做事胜于做官的。”

见傅华说喜欢做事胜于做官，曲炜心中忽然想到了一个既能把傅华留在身边，又能让他达成心愿的去处，只是这是一个在海川出了名的麻烦所在，而且事务繁杂，几任主管都没有把这个地方搞好，不过曲炜怕傅华未必肯接受。

请将不如激将，不如激一下傅华试试，曲炜便笑了笑说：“傅华啊，我这里倒有一个职务很适合你眼下的想法，是个做事胜于做官的去处，只是我怕你会挑不起这个担子啊。”

傅华笑了，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不相信还会有他搞不好的地方，就问道：“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海川市驻京办事处。”

傅华还真愣了一下，海川市驻京办事处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。

海川市官场上的人私下都把海川市驻京办事处称作“百慕大”，因为这里不但不出成绩，反而有官员在这里接二连三的折戟沉沙，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被举报，就是出了跟女同事的丑事。几番折腾下来，海川市的官员们都视驻京办事处为畏途。所以自上一任驻京办主任郭力因为挪用公款被抓之后，海川驻京办事处主任一职一直空缺，办事处一直由副主任林东以副职主持工作。

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多了，主任人选还是难产。

傅华知道，海川市驻京办事处肩负着一联、两接、三协助六项职能。一联：是联系当地在京名人，包括从海川市起家的老干部、将军到学者，甚至歌星，这些人对海川市的发展都有用处；两接：一是接待来京的海川市领导，二是接访，接待送返来京上访群众；三协助：是协助海川市招商引资、提供信息、服务海川市在京务工人员。这里面的每一个单项职能要做好都是很不容易的，何况六项职能集于一身。尤其是接待送返来京上访的群众，是其中尤为重要，也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，往往是出力不讨好。

同时，随着国家发展的重心日益向经济转，招商引资工作已经成为了驻京办的一个重心工作，但是海川市驻京办设立这几年来，在这方面毫无起色，惹得曲炜直骂驻京办只会搞些歪风邪气，一点正事不做。

这个地方倒确实是做事胜于做官的，由于驻京办的重要性和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，一个成功的驻京办主任往往会一任多年，很难被取代，自然也很难升迁。这样一个地方自己能搞好吗？傅华心中未免有些打鼓。

曲炜看傅华不说话了，知道他有些畏难，笑了笑说：“算了，驻京办这副担子确实不好挑，你暂且不要着急，等我想想再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位置可以让你去做。”

傅华自然不会听不出曲炜激将的意味，不过他细想一想，这驻京办主任倒不失为自己登上京城舞台的一个好的台阶。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，不是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了，再去屈居于同学之下向他们要一碗饭吃，这个滋味并不好受。

何不选择这个独当一面的职位呢？是啊，这个职位要做好有着一定的困难，但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，困难更多的是意味着机遇，意味着挑战，而不是退缩。

傅华决定接受这个职位：“曲市长，我愿意去海川驻京办。”

现在变成曲炜怅然若失了，虽然是他激将让傅华去接驻京办这个位置，可是想到傅华真要离开自己去北京，他还是有些不舍。同时，他也知道驻京办确实很难搞好，很可能成为傅华的“滑铁卢”，他心里又有些后悔提出这个建议。心中百味杂陈，曲炜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傅华的肩膀：“傅华啊，记住，我始终拿你当我的弟子看，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我会为你安排的。不过如果你做不下去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会将你调回来的。”

傅华自信地摇了摇头：“不会有那一天的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做出成绩让您看的。”

海川市市委书记孙永的办公室，当孙永听到曲炜想要傅华出任海川